

英
语
人
生

DREAMING IN

毛荣贵 著

English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英
语
人
生



English
DREAMING IN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| 毛荣贵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语人生/毛荣贵 著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ISBN 7-80681-324-1

I. 英... II. 毛... III. IV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8)第 0000 号

英 语 人 生

作 者: 毛荣贵

责任编辑: 余 同

封面设计: 王培琴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com> E-mail: sassp@online.sh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颠辉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 13.5

插 页: 2

字 数: 338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6000

ISBN 7-80681-324-1/G · 082 定价: 26.00 元

谨以此书

献给我的百岁母校——复旦大学！

献给正奋进于学途的——中学生、大学生、硕士生和博士生们！

献给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为人父母者。

毛席素



Enalish DREAMING IN



2003年7月在香港



2002年9月在俄罗斯

前　　言

山城重庆。

2001年11月8日下午。重庆大学首届学生外语文化节。

重庆大学第五教学大楼105教室济济跄跄，座无虚席。我应邀在这里作一个翻译学术讲座。

面对一双双渴求知识的明眸，望着一张张神情专注的面孔，或纵论横述，或幽它一默，或坐答听众提问，或站请同学翻译，讲座，渐入佳境(get more and more enjoyable)。

译匠，孤灯独坐，静心思索，跋涉译林，是一种享受；登台讲学，层层推演，如剥春笋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写作有灵感，翻译有灵感，授课也有灵感！

几十年的讲台生涯，我一次次体会到：新意，迎来掌声不断；趣话，激起笑声串串；……正是灵感闪现时。

正在讲述钱钟书先生一个翻译高论，忽然，眼前一亮，灵感袭来！我即兴用英语发表了以下见解（汉语大意如下）：

现代中国，与“翻译”沾边的教授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。

钱钟书、梁实秋、林语堂等，此为第一代；

陆谷孙、方梦之、郭建中等为第二代（我也忝列其中）；

以谭载喜、申丹、文军等为代表的，可算作第三代。

“代”之划分，以时间为序。

第一代者，1949年之前之教授也。

他们是现代中国第一批有条件飘洋渡海，负笈远游，“脚踏东

2 英语人生

西文化两条船”的学者。他们学贯中西，成就卓著，无疑是现代中国文科类教授之“绝唱”(acme of perfection)。

第二代者，即入学于1949年前后者也。从小学到中学，从中学到大学，虽国无战乱，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狂飙却猛于战乱！政治狂飙中的校园，经常容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。

第三代者，幸运儿也。其学业起步于国运起色之时。政治狂飙过后的中国，校园始拂书香，学界渐露春色，国门不再横锁。莘莘学子既能在校园里孜孜求学，又能留学海外，“来去自由”地往返于“东西文化两条船”之间。

讲到这里，教室里掌声响起。我即兴发表的“三代”论，获得共鸣，得到认可。

掌声之下，谈兴再度激活，我发挥如下：

三代教授相比，第二代教授可被视作“另类”，或者被视作“弱势群体”(disadvantaged group)。

他们的学生时代，基本上是在轻视文化、鄙薄读书的“非培养学者”的环境中度过。

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师休息室内，我常有机会和别的教授(大多是“第二代”)作课间闲聊。大家一致认为：在如此恶劣的外部学术环境中，终成教授者，决非易事。他们必有独创的治学之径，必有独特的命运之路，必有独到的处世之道。

兴致所致，众教授曾“抬举”我曰：作为我们的代表，何不成书一册，向今人、向后人替我们这一代教授“诉苦”？当时，我视之若“戏言”(a joke; a humorous remark)，一笑了之。

今天，当我面对重庆大学外语学院的本科生和硕士生，当我把现代中国的教授分为三代，获得满场喝彩，一种责任心，伴随着强烈的使命感，潜入我心，拂之不去。我想：真的，中国的第二代教授

真的值得一书！与其后人捉刀，不如自己动笔！

同学们，本次来重庆讲学结束，我将沿“大江东去”，游览自己心仪已久的长江三峡，再到武汉讲学，回到上海，我将动笔，写一本《一个英语教授的自白》（即现在的《英语人生》），留给你们，留给后人。

掌声，再次响起。

一年半过去。

《英语人生》，已经完工。

此书，其实就是一名第二代教授的“自白”（confession），说说我的治学之径、命运之路、处世之道。

成书之时，以下列位不得不一提。

毛荣富者，生于同年同月同日之兄也（上海市七宝中学语文特级教师）。1964年，我们同月同日考入同一所大学——复旦大学。本来，我们两人会同入中文系，却因当时外文系生源不足，我从中文系的录取名单中被硬性“剥离”（peel off）到外文系（这个故事请见本书“命运之神”一节）。

孪生兄弟或姐妹的趣闻，读者必有所闻。最近的报刊有一篇有关孪生者的“心灵感应”的报道说，一对孪生姊妹，一住挪威，一住澳洲，相隔1900公里，却在同一天生孩子。

2003年7月15日《新民晚报》以“长相一样，考分一样，大学一样”为题，报道说：家住浦东的侯家孪生姐妹（侯瑜，侯珏）以同样的高分（497分）双双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外语系和对外汉语系。

吾与吾兄，亦不乏趣闻。

我们曾经在同一期刊，同一期，发表了分析同一篇课文的文章。不信，请打开1978年第6期的《教学与研究》（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编辑出版），其目录赫然写着：

《〈多收了三五斗〉分析》 新疆哈密市文教局 毛荣富

《六个问题——〈多收了三五斗〉教学体会》 浙江玉环县坎门中学 毛荣贵

1978年,我在浙江玉环县坎门中学当语文老师,吾兄供职于新疆哈密市文教局。两人天各一方,文思却如此“狭路相逢”(come into unavoidable confrontation)!事先并无任何沟通。等到文章发表,书信往来,这才发现:原来,两人不仅投稿的杂志相同,而且邮发文稿的日期竟也相同!

此书前后写了一年半。其间,吾兄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了许多篇文章。仔细回忆起来,吾之成书,吾兄之成文,几乎成了“一股道上跑的车”(vehicles on the same track)。彼此文思,竟然也多有“碰撞”。比如,我在本书“讲学之旅”一节中,有这样一段:

从前,上海有位叫姚明晖的教授,体瘦气虚,入冬畏寒,头戴风兜,宽袍大袖,只露出一副眼镜,一个尖尖的鼻头和一撮翘起的山羊胡,形象有点滑稽。一日他走进教室上课,只见黑板上赫然画着一只人面猫头鹰,活像这位满腹经纶的先生。姚教授看了一会,毫无愠色,拿起粉笔,一本正经地在旁边批道;“此乃姚明晖教授之尊容也。”学生笑了,先生也开怀大笑。

2002年1月18日晚饭后,读《新民晚报》。发现副刊“夜光杯”的头条位置,有吾兄的文章(最近几年,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品味吾兄文章,已成饭余一乐),题目是“自嘲”。其中竟然有一段文字,和我上文所引如出一辙!

2003年大年初一(2月1日),吾与吾兄去镇江(我们的出生地)过年。此行我带去了部分书稿,请吾兄谈读后感,提修改意见。吾兄的赞许和意见,令我如沐春风,笔下有神,经常在清晨笔耕时进入一种如痴似醉的佳境……

张天蔚者,我之“顶头上司”也,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。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是《科技英语学习》杂志(月刊)的“出版者”。我自任该刊主编以来,和天蔚已经有了8年的“上下级”关系,但我觉得,更多的可能还是多年积淀的“同级”情谊(有关故事,请见本书“交大岁月”一节)。

天蔚是通读了我全部书稿的几位友人之一。此前,我俩即有“君子协议”(*gentlemen's agreement*):《人生》不在交大出版。该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编写或主编的书籍凡25种,我虽无“厌旧”之意,却已萌“喜新”之心。天蔚,胸襟宽宏。他为此书击节叫好之余,自然萌发出版本书的想法。但是,他最终还是“成全”了我。更让我心动的是,他还亲自动笔为书稿作了几处圈改。

杨全红者,年轻学者也,现任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。

我和全红相识,缘于《科技英语学习》之“作者和主编”。“她”的来稿,厚积薄发,才气逼人。其文笔细腻灵俊,透出女性之“妩媚”。(在和此君晤面之前,我一直以为“全红”乃是一位摩登女郎)。全红作“生产队长”(系主任)期间,曾邀我到他所在学校讲学。礼尚往来,我也邀他到2002年暑假翻译研习班“作秀”。《科技英语学习》有一个受读者欢迎的栏目,叫“词语洞天”。“洞主”非别人,正是全红。根据全红的“阵地性”,我请他为书稿中的若干汉语表达作英语注释。让我高兴的是,他补充了许多新词(*neologisms; fresh expressions*),为小书增添了几分“生猛”!

徐侗者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长也。10年之前,我第一册个人专著《英语幽默语言赏析》就是他张罗出版的(我们初识的故事见本书“商海无边”一节)。本书的书稿在交到徐君手中之前,至少有10人已经读过,先睹者发出一片叫好声,无一例外。于是,我期待着徐君的喝彩。不料,徐君十分冷静,递我4页“想到就写”的《读稿直觉》,其核心词却只有一个字——删。2003年国庆长假,我闭门思“删”。这位复旦校友的《读稿直觉》显示了他20年读稿生涯炼就的“火眼”,同时,让我暗惊,知我者,徐侗也。所删之处,

6 英语人生

大多是我写到伤心落泪时的疯演狂绎，文字虽精彩，但泡沫甚多。因此，除了徐侗建议删除的内容之外，我也操刀割爱，所删字数，凡10万字，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强。删，删出了含蓄、隽永和朴雅。

此外，我的文友，江苏九鼎集团的徐曙先生帮我校改了大部分的书稿；广东韶关学院外语系的宋伟华老师也校改了本书。

本书能以现在的面目出现在读者眼前，以上几位，功不可没。另外一位，就是我亲爱的夫人——姚蔷珍。

她是一个寻常女子，又是一个不寻常女子。

本书的“恋爱季节”，全景式地实录了我们的当年故事，几分浪漫，几分哀怨。

笔者历来作呕于名人传记中出卖个人“隐私”(intimacy; privacy)，本书为什么要向世人公布自己的爱情“隐私”？我们的故事能否让现在“为爱所困”的年轻人从中得到丁点启示，而得以“解困”，尚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将让同龄读者温习，让年轻读者窥觑，那个几乎要“封杀”爱情的荒唐岁月。爱情，是“离离原上草”，是任何年代，任何形式的“野火”都烧它不尽的。

本书对我的夫人，如实夸赞，也如实自揭“家丑”。平心而论，我爱夫人，我敬重夫人。没有夫人，就没有我这个教授，也不会有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的女儿毛竹晨。

但是，我们的婚姻也有不悦时刻，虽然那只是漫漫婚姻生活的“一个指头”。我让夫人审读书稿，使我欣慰的是，夫人不露愠容，文绉绉地说一句，挺有风度的。

她说：金无足赤，这就是你娘子啊（夫人爱好越剧，平日谈笑，常借越剧念白）。

最后，不能不提及我的老师陆谷孙教授。今年教师节，在他山叠的头衔和荣誉称号上又多了一项：全国高校百名名师之一。最近又新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，百忙之中，他通读了《英语人生》的书稿，令我感动。陆先生对书稿（从章节内容到具体措辞）均提

出了建议和意见。他特别关注书稿对不少汉语表达所附加的英语 equivalence。提出了很多批评及修改意见。比如,书稿中有一句:

那里的松鼠怕人,见到人影,就慌不择路,一溜烟地窜入
树丛,如耗子见了猫一般!

我根据《汉英词典》提供的例句,对句中的“一溜烟地窜入”添加英语表达是:run away swiftly。陆先生在旁批注:全无译趣!并提供了新的英语表达:vanish, vaporize。

妙哉! 所谓 vanish, 即 to pass out of sight, especially quickly/突然不见,从视线中消失。vanish 与“一溜烟地……”,有异曲同工之妙! 至于 vaporize(蒸发)一词,《美国传统词典》尚未收入别的转义,其提供的释义仅是其本义:to convert or be converted into vapor /使蒸发,使汽化。而我们汉语却已“领先一步”地使用了“蒸发”的转义。比如,前几日 CCTV 的一个节目(法治在线)中就出现如此一句:罪犯突然蒸发! 陆先生认为,vaporize 一词现在已经进入现代英语“流通领域”,也许此词发端于好莱坞影片。

澳大利亚作家 Denise Noblet 为本书提供了英文标题 Dreaming in English。

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,是为了献给母校复旦大学,纪念她 100 周年的校庆(2005 年 5 月 27 日)。

我已经向出版社预购 500 册,作为一份薄礼,敬献给复旦大学。以此小书,向昨天、今天和明天的校友提供一组“老照片”(photos of yesterday)。

.....

毛荣贵

2003 年国庆节于上海交大东川花苑



毛荣贵 宁波慈城人，1946年生于镇江

复旦学子：1964—1970年

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

博士生导师

《科技英语学习》（月刊）主编

目 录

CONTENTS

前言 毛荣贵 1

上篇 英语探究

第 1 章 治学捷径(I)	3
第 2 章 治学捷径(II)	29
第 3 章 治学捷径(III)	58
第 4 章 讲学各地	85
第 5 章 主编故事	108
第 6 章 美国掠影	132
第 7 章 翻译断想	180

下篇 人 生 探 索

第 1 章 秋回镇江	209
第 2 章 回望复旦	231
第 3 章 初读女人	254
第 4 章 恋爱季节	274
第 5 章 伤心调动	303
第 6 章 命运之神	314
第 7 章 商海无边	337
第 8 章 交大岁月	372
附 录 毛荣贵著述一览(1978—2003)	410

上

篇

英 语 探 究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